

俄乌冲突背后的秩序之争及其 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阮建平 何诗雨

【内容提要】 俄乌冲突不仅是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地缘政治竞争，更是双方围绕国际秩序的竞争。苏联解体后美国的霸权秩序迅速扩展至全球，并试图形成以其为主导的地缘政治结构、经济分工体系和相应的价值规则，从而将其他国家锚定在边缘地带并相互制衡。对 20 世纪 90 年代自由主义改革的反思和 21 世纪以来的复兴努力，使俄罗斯与美国霸权秩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的利益冲突、权力竞争的地缘冲突和秩序规范的认知冲突等。面对美国及西方的战略优势和集体排斥，俄罗斯更加迫切地需要推动国际秩序的变迁。为此，俄罗斯以批判美国霸权秩序的弊端和虚伪为战略抓手，借助全球南方国家的安全关切和对自主发展的需求积极推进其多极世界秩序构想。而出于维护自身霸权的需要，美国也在加速调整其自由国际秩序的对外政策，重拾意识形态和阵营对抗，试图形成对中俄等力量的秩序性遏制。俄乌冲突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将加剧未来国际秩序变迁的复杂性和斗争的尖锐性。当然，美国及西方世界与俄罗斯围绕国际秩序的竞争客观上将为全球南方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提供新的历史机遇，从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促使各方最终回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上来。

【关键词】 乌克兰危机 霸权秩序 国际秩序 俄罗斯 美国

【作者简介】 阮建平，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何诗雨，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生，武汉大学中国国际战略中心助理研究员。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与中国的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19AGJ003）的阶段性生活成果。

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不仅是冷战后俄罗斯与美国地缘政治博弈的结果，也是俄罗斯复兴其大国地位的努力与美国霸权秩序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对希望超越边缘地位的非中心国家而言，这种矛盾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何平衡各国对安全和自主发展的诉求是国际秩序改革的核心命题。深刻理解俄乌冲突背后的这一矛盾对认识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问题的提出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的爆发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冲突爆发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研究基础。综合各方分析，俄乌冲突不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发生的一场偶然意外冲突或孤立事件，而是俄罗斯与西方在后苏联空间地缘政治博弈不断积累和升级的结果，更是俄罗斯复兴大国地位的实践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涉及地缘政治权力分配、经济利益竞争和相互认知等众多领域。有鉴于此，一些学者和机构也开始探讨俄乌冲突对国际秩序的影响^①。事实上，美俄双方日益从国际秩序的角度看待这场危机。

在美国看来，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不仅是一种“侵略行为”，更是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挑战。美国2022年版《国家安全战略》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动武是其过去十多年来奉行推翻国际秩序对外政策的结果^②。美国对俄罗斯行动的这一认知与其在2017年版《国家安全战略》中对俄罗斯“修正主义大国”的定位是一致的。该报告指责俄罗斯对内压制民主，对外破坏国际秩序的规

^① Michael J. Mazarr, “Understanding Competition Great Power Rivalry in a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Concepts and Theories”, March 30, 2022. <https://www.rand.org/pubs/perspectives/PEA1404-1.html>, 访问时间：2023年6月4日；William Courtney, “What Does Russia’s War on Ukraine Mean for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March 2, 2023. <https://www.rand.org/pubs/commentary/2023/03/what-does-russias-war-on-ukraine-mean-for-the-international.html>, 访问时间：2023年9月15日；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贝文力、宋羽竹：《俄乌冲突下的世界秩序、战略安全与俄罗斯国内政治——访谈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载《俄罗斯研究》2023年第6期；G. John Ikenberry, “Three Worlds: The West, East and South and the Competition to Shape Global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100, No. 4, 2024, pp. 124–127.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22, October 2022, p. 25.

则，支持其他集权国家，试图恢复大国地位，并在周边建立势力范围^①。美国 2023 年《国家情报战略》延续了对俄罗斯的这一认知^②。可以看出，美国已将俄罗斯界定为自由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并将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竞争视为不同秩序之间的斗争。

与之相对，俄罗斯认为，俄乌冲突的根源在于美国单极霸权秩序对俄罗斯的不断挤压，而俄罗斯的行动是对美国单极霸权秩序的反击。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公开表示，世界已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要么遵循西方强加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其唯一规则就是听从华盛顿的命令，否则就要受到惩罚；要么遵循《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主权平等原则，这意味着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俄罗斯作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不会屈从于美国的意志，不会允许西方忽视其合法的安全关切。特别军事行动的部分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美国及附属的西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不计后果的扩张和走向，它建立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一些规则的基础之上”^③。在 2023 年瓦尔代俱乐部的年度会议上，普京进一步强调，俄乌冲突不是领土之争，甚至不是为了建立地区性的地缘政治平衡，而是关于世界新秩序的基本原则之争^④。显然，俄罗斯不仅希望借此为自身行为提供合理性，还希望唤起那些自身安全和自主发展受到美国霸权秩序限制的国家的共鸣。这一点从联合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几次投票可以看出：对于是否应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140 多个国家投了赞成票；但对于是否应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基于对俄乌冲突背后复杂根源和自身利益的认知投了弃权票或反对票。

由此可见，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俄罗斯自身安全发展与美国主导秩序之间的矛盾，或者说两种不同秩序观之间的矛盾。俄乌冲突加速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其结果将会影响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因此，国际秩序的分析维度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7, November 2017, p. 25.

②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trategy, 2023, p. 5.

③ “Russia Seeks to End US – Dominated World Order – Lavrov”, April 11, 2022. <https://www.rt.com/russia/553674-lavrov-military-operation-us-dominance/>, 访问时间：2022 年 4 月 15 日。

④ “Vladimir Putin Took Part in the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Anniversary Meeting of the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October 5, 2023.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2444>, 访问时间：2023 年 10 月 6 日。

有助于深入理解俄乌冲突背后的复杂根源并全面探索其未来趋势。据此，本文将重点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从秩序的角度系统探索俄乌冲突背后复杂因素的构成逻辑，二是探索俄乌冲突对未来国际秩序的影响。

二 分析框架

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秩序首先表现为一种稳定状态。要在多元复杂的社会中实现和维持这种稳定状态，就需要一套为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遵循的规范制度，藉此规范各方行为并协调相互关系。无论是国内秩序，还是国际秩序，稳定状态是其外在表现，规范制度是其内在机制，二者相辅相成。没有规范制度，稳定难以维系。反之，动荡则意味着规范制度没有得到遵守甚至被破坏。

（一）国际秩序的复杂性

同国内秩序一样，国际秩序需要各国共同认可和遵循的规范制度，才能维持国家之间的正常相互交往和基本稳定，进而促进相互合作。随着各国相互交往的增加和相互依赖的加深，需要越来越多的规范制度来规范国家行为、协调相互关系。作为国家间交往正常化的结果，国际秩序外在表现为其成员范围、涵盖领域、影响程度和存续时间，内在表现为规范制度等。不同时期的秩序存在区别，同一时期不同地区也可能存在不同的秩序。就世界现实而言，国际秩序更像是一个交织了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复杂混合体。因此，基辛格认为“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只有地区秩序”^①。

阿米塔·阿查亚基于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将世界秩序比喻为“多厅影院”（Multiplex Cinema），提出从高度、长度、深度和时间四个维度分析世界秩序。其中，“高度”代表权力的分配，构成了国际等级制度和国家间排序的基础；“长度”代表秩序的程度和扩散，全球范围内的地区秩序是世界秩序“长度”的表现形式之一；“深度”指秩序的质量、活力和合法性，强调其成员构成、多边机构及其民主合法性等；“时间”强调秩序的短暂性，引导人们关注秩序的起点和终点^②。伊肯伯里从参与范围、主权独立性、等级、法治、政策的广度和深度等

^① [美]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IX页。

^② [美] 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袁正清、肖莹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15页。

方面划分国际秩序的类型，包括国际秩序的规模、其对国家主权的法律和政治化限制的程度、国际体系内权利和权力的分化程度、商定规则的遵守情况及其涵盖的领域等^①。

尽管存在范围、领域、程度和存续时间的差异，但任何国际秩序的运行都基于一套规范制度系统，这种规范制度可能源自大国的强制或相关国家之间的协商。与国内秩序不同，国际秩序既缺乏统一的政治进程平衡各方权益，也缺乏确保其得以维持的最高权威。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际秩序的形成和存续往往依赖于主要大国之间的互动。

各国相互依赖的安全与发展要求国际秩序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即需要体现各方的基本要求和共同利益，才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从而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认可和遵守。与此同时，各国的利益竞争又使得国际秩序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力量对比的影响而更多地体现大国的利益和权力。国际秩序形成之初，大国利用实力优势形成了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安排，借助国际秩序的公共性使自己的特权和优势合法化和长期化，同时将其他国家锚定在边缘地带并使其相互牵制。因此，作为一种霸权方式，秩序霸权的效益远超传统的实力霸权和联盟霸权，但随着边缘国家崛起，既有的秩序又会面临冲击。

从根本上讲，国际秩序之争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各国的安全关切与发展权，尤其是非中心国家的安全发展与中心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关系。历史地看，这些秩序不仅使中心大国的权力和利益合法化、长期化，还在经济分工、政治空间和价值观等方面对非中心国家的崛起形成了系统性制约。无论是成功实现崛起的中心国家，还是正在努力争取发展的非中心国家，都面临过或正在面临如何突破既有中心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限制、实现自身安全和发展目标这一共同挑战。尽管国家主义和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的出发点和逻辑不同，但它们都旨在探讨后发国家如何突破既有大国主导的秩序约束，进而实现自身安全和自主发展的目标。这些理论对于考察现有国际秩序的性质以及后发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二）国际秩序变迁的动力机制

从应然的角度看，国际秩序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国际社会各成员的基本权

^① [美] 约翰·伊肯伯里：《一个民主的安全世界：自由国际主义与全球秩序的危机》，陈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46~48 页。

益，才能具备必要的合法性，进而确保得到基本的遵守；从实然的角度来看，到目前为止，国际秩序主要是基于实力对比而形成的关于权力和利益的分配模式以及合理化这种分配的理念价值。不同秩序的区别主要在于其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及其与实力对比的匹配程度。当实力对比、权力分配和利益分配出现背离时，国际秩序就会面临挑战，具体表现为经济发展的利益冲突、权力竞争的地缘冲突和秩序性质的认知冲突等。据此，本文提出利益、力量和认知三个分析国际秩序变迁的动力机制的具体维度。

作为国家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属，利益分配决定了一国对待国际秩序的态度和立场，因而也成为国际秩序的核心。从根本上讲，秩序就是一种制度化的利益分配模式。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利益不仅包括资产性利益，如领土等，还包括权益性利益，如自主发展权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政治文明的进步和国际法体系的完善，国家间的竞争重点不在领土等资产性利益上，而在国家发展权等权益性利益上。吉尔平认为，尽管社会制度给所有行为体的行为设定了各种约束，但是该社会制度只符合权力最大的那部分成员的利益，至少在该社会制度建立之初是如此。同任何社会或政治制度一样，国际政治变革的进程最终反映的是个人或各种群体为谋取更多的利益而改变各种制度或体系的努力^①。长期以来，饱受广大发展中国家诟病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包括以不平等分工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体系、以不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垄断资本占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这些制度和体系在维护既有大国特权的同时限制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于是才有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长期斗争。相关诉求包括各国有权对本国的资源及其开发实行有效控制，各国有权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各国在主权平等、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建立互相合作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关系等^②。

作为维护利益的物质基础，国家间力量的对比即使不是决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际秩序中利益的分配以及维护利益所需的权力分配。吉尔平认为，由于群体（或国家）利益以及权力的变化，反映这些变化的政治体系也将相应地发

^① [美]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6页。

^② “Declara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218450>，访问时间：2023年8月24日。

生变革^①。“旗鼓相当的各方极少会不经斗争就放弃财富和权力。相反，它们相互威胁，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始交战。国际秩序与其说是遵循国际法，不如说是丛林法则。”^② 因此，当国家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分配与力量对比相对吻合时，国际秩序就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反之，国际秩序的基础就会削弱。列宁从 19 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现象中得出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推论，并被两次世界大战所证实。国家力量是国家发展的结果，也是维护国家发展权益的物质基础。国家间力量的消长变化往往会引发权力竞争，比如地缘政治权力或国际制度权力的竞争，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权力竞争的结果以及作为其结果的利益分配的调整。

作为国家行为的指导，认知推动了一国对国际秩序性质及其主导国家的态度倾向。虽然每一种国际秩序都有其权力和利益分配提供合法性依据的理念价值和制度安排，但如果不能带来期待的结果，同样会受到挑战。各国围绕国际秩序理念价值的争论背后，依然是关于权力和利益分配的竞争。换言之，各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取决于该秩序对本国安全与发展的满足程度。面对新兴国家的崛起，阿查亚指出，未来世界秩序不仅取决于美国如何认知和协调与其他地方的关系，而且依赖于其他地方如何认知和应对美国权力^③。

综上所述，一种秩序要获得合法性和支持，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大多数成员的权益与诉求。与此同时，一种秩序的形成往往意味着中心国家权力与利益的合法化和长期化，从而对后发国家形成某种系统性限制。当后发国家崛起引发力量对比逆转时，既有国际秩序就面临调整的压力。拒绝这种调整的霸权国家往往将新兴国家视为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或“挑战者”并加以打击，或者抛弃这种秩序以减少成本并阻止对手从中受益。

三 俄乌冲突背后的美俄秩序之争

如前所述，美俄双方对彼此的认知已超越了俄乌冲突本身，日益将这场冲突

① [美]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 16 页。

② [美] 瑞·达利欧：《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崔莘莘、刘波译，中信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59 ~ 160 页。

③ [美] 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第 179 页。

视为国际秩序之争。美国认为，俄乌冲突是俄罗斯作为“修正主义大国”挑战国际秩序所引发的，对国际秩序带来了严重威胁，因此必须予以坚决反击。而俄罗斯则认为，美国所谓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并不是真正的国际秩序，而是以维护美国单极霸权为核心的新殖民秩序。这种秩序日益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空间和自主发展权利，是引发俄乌冲突的根源。

（一）美国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与拥有最高权威的国内秩序不完全相同，国际社会很难形成公认并得到普遍遵守的统一秩序，更多是根据力量结构和影响范围形成的复杂交织的混合秩序。就冷战后的国际秩序而言，它既包括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属于应然维度；也包括美国主导的后冷战秩序，在权力和利益分配以及价值规范上体现了美国的实力优势和特权要求，属于实然维度。这两个维度相互交织重叠，使得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既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也具有突出的美国特征和等级性。虽然美国以国际秩序的守卫者自居，但实际上其所指称的是美国主导的由其西方盟友所组成的秩序。这种秩序源自于冷战期间美国在西方阵营内开启的一项议程，在冷战结束之后逐步扩展至全球。因此，这种秩序又被称为“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或“自由国际主义秩序”^①。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时任总统布什宣布，美国已由西方的领袖变为世界的领袖，美国不仅具有物质力量，而且还有道义力量领导整个世界走向一个“自由与安全、民主与法治”的世界新秩序^②。一时间，很多美国人认为世界已进入到“美国单极时代”，对美国意识形态价值观、政治经济制度的自信充斥于美国社会各界，“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为此，美国从多方面大力推进其单极秩序。

在经济方面，美国鼓励其他国家按照“华盛顿共识”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推动双边、地区诸边和全球多边自由贸易谈判，为美国经济的全球扩张扫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事实上，美国经济从1992年开始迅速摆脱二战

^① Charles L. Glaser, “A Flawed Framework: Why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Concept Is Misguid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Vol. 43, No. 4, pp. 51–87; John Ikenberry, “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8, Vol. 94, No. 1, pp. 7–23.

^② George Walker Bush, “A New World Order”. <https://www.c-span.org/video/?525425-10/a-world-order#>, 访问时间：2023年10月4日。

后第八轮经济危机，迎来前所未有的新繁荣。此后，美国经济连续增长八年，表现出高增长、低通货膨胀和低失业率的新特征，超越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认知。以此为基础，美国 1998 年消除了二战结束以来历届政府面临的财政赤字问题，首次实现 693 亿美元的财政盈余^①。与此同时，美国一改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与日本、欧洲经济竞争的被动局面，重新获得竞争优势。

在政治方面，美国积极推动其他国家引入西式民主体制，同时利用苏联解体带来的权力真空积极扩大地缘政治影响。为此，美国不惜使用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内部颠覆甚至战争手段打击敌对政权，由此导致一些原苏联阵营的国家以及在美苏之间维持中立的国家进行西化改革甚至出现内乱。对美国而言，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推动北约不断东扩，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限制其可能的复兴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挑战。

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将维护其主导地位作为自由国际秩序的基石。针对国内单极世界的狂热，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清醒地指出，美国的单极霸权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在美国霸权衰落之前，美国应坚持地缘战略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在二战后期奠定的原则，即不允许在其他大陆尤其是欧亚大陆上出现任何一个有能力跟美国竞争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不管其是否有这种意愿。为此，美国应在俄罗斯、中国等潜在对手周边扶植其他力量进行牵制，使各主要力量之间相互制衡，难以挑战美国，以此营造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地缘政治结构^②。这种美国居于主导地位的地缘政治结构被其视为后冷战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柱，任何可能打破这种地缘战略的政策行为或发展趋势都会被美国视为对秩序的挑战。

在这个冷战后美国积极拓展的自由国际秩序中，推动经济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自由化是相互促进的。经济自由化有助于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扫除民族国家市场保护和扩展经济利益，政治自由化则为美国以最小成本影响目标国的内部政治进程和决策提供了便利通道。由此，任何国家加强国内政治或经济控制的举措都会被视为对秩序的挑战而受到批判，更不用说扩大大国国际影响。归根到底，自由国际秩序的最终目的还是确保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正如

^① Table B-45, "Federal Receipts, Outlays, Surplus or Deficit, and Debt, Fiscal Years 1958 - 2024",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23, p. 490.

^②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1 页；[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俞海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4 ~ 45 页。

阿查亚所指出的，美国建立的世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真正的全球秩序。相反，它反映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他批评了关于美国世界秩序的四个“神话”，指出该秩序大多数时期所涵盖的人口和地理范围只占全球的一小部分，其建立并未经各方一致认可，而是通过经济、政治和军事等胁迫手段强加给别国。可以说，美国对世界秩序的贡献被过度美化，其消极方面长期被忽视^①。

（二）俄罗斯与美国秩序之争的动力机制

冷战结束初期，俄罗斯迫切希望通过与西方世界接轨的经济政治转型和对外战略调整换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俄罗斯作为“西方一员”的认可，以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但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俄仍未能获得预期的接纳，这使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精英感到失望、不满乃至愤怒。与之相对，西方世界对俄罗斯不断加强内部控制和扩大外部影响的举措感到不满。双方围绕利益层面的发展权利、实力层面的地缘政治和认知层面的秩序性质的争论不断加剧。

1. 利益层面的发展权利分歧

作为美国利益的体现，自由国际秩序强调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化、以市场开放为核心的自由化、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地缘经济结构，借此美国可以通过其金融科技优势进行全球经济扩张。俄罗斯与美国在这方面的分歧日益严重，主要体现为经济体制、市场准入和地缘经济的竞争。

独立之初，俄罗斯完全遵照西方的建议进行全面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但付出了巨大的经济社会代价。经济大幅倒退导致失业骤增、民众生活水平和人均寿命急剧下降、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犯罪活动猖獗等严重社会问题。与此同时，私有化改革导致大量国有资产落入私人 and 西方垄断组织手中。根据俄罗斯国家杜马听证会公布的材料，俄罗斯在私有化期间的损失总计为 9 500 万亿卢布，相当于二战期间损失的 2.5 倍，其中，经济损失 5 500 万亿卢布，社会损失 4 000 万亿卢布，由于低价出售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超过 1 万亿卢布^②。为了确保垄断收益的合法化和长期化，这些私人垄断组织与西方垄断组织相互勾结，对俄罗斯境内的金融、媒体和政治进行渗透，形成了一批依赖于西方的金融寡头的垄断网络，

① [美] 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第 5、7、60~69、175 页。

② 李建民：《俄罗斯私有化的进展和现状》，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 年第 1 期。

阻碍了俄罗斯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正常发展。

普京总统上任后，加强了对金融寡头的整治，将一些战略行业收归国有，借此控制本国的资源及其开发，确保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及各项事业所需要的资源。这些做法使俄罗斯经济很快恢复正常，在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的加持下，财政状况大为改善，民生和各项事业逐渐恢复和发展。但这种改革打破了国内金融寡头与西方垄断资本对俄罗斯经济的联合控制，西方国家指责普京政府开市场经济倒车，回到了国家主义道路上。美国等西方国家还在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设置更高条件，试图借此迫使俄罗斯继续进行私有化改革和市场开放。

在国际经济交往方面，俄罗斯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市场和邻近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欧洲传统市场，只是因为冷战而受到严重制约。冷战的结束使双方的经济交往迅速恢复，相互成为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①。德国领导人朔尔茨表示德国经济的繁荣主要依靠中国广阔的市场和俄罗斯廉价的能源^②。俄罗斯与欧洲经贸合作的日益密切不仅对美国能源等相关行业带来了冲击，还引发了美国对欧洲与俄罗斯之间地缘经济结构以及欧洲联合的担忧，因为这将“削减美国在大西洋上的重要性，动摇其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③。因此，对于俄罗斯与欧洲的重大经济合作，尤其是能源战略合作，美国非常警惕，并采取了各种措施加以阻挠。俄乌冲突使俄罗斯与欧洲的经济交往大幅倒退。欧洲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 2 月至 2023 年 6 月，欧盟从俄罗斯的进口下降了 84%^④。

① 2019 年，欧盟是俄罗斯最大的投资国，在俄罗斯的对外直接投资（FDI）存量达 3 114 亿欧元。而俄罗斯在欧盟的 FDI 存量约为 1 360 亿欧元。乌克兰危机爆发前，欧盟是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是欧盟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双边货物贸易总额达到 2 575 亿欧元。European Commission, “EU Trade Relations with Russia”. https://policy.trade.ec.europa.eu/eu-trade-relationships-country-and-region/countries-and-regions/russia_en#chart-fullscreen-osgxuauxmb, 访问时间：2023 年 7 月 5 日。

② “Scholz Eyes Trade Growth on China Visit”. <https://www.bbc.co.uk/programmes/w3ct3fvn>, 访问时间：2023 年 10 月 4 日。

③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王珊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41 页；阮建平、叶茹琪：《大变局下美国欧亚制衡战略的调整》，载《欧亚人文研究》2020 年第 4 期。

④ “EU Trade in Goods with Russia, January 2021–June 2023”.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EU_trade_with_Russia_-_latest_developments, 访问时间：2023 年 7 月 5 日。

2. 力量层面的地缘政治竞争

俄罗斯在独立之初之所以全面采取大西洋主义的内外政策，全力融入美国的后冷战秩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美国长期全球竞争导致的战略透支引发了严重的内部问题，急需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大量支持。但这种政策并未获得期待的认可和支持，相反还加剧了国内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随着对美国后冷战秩序霸权性质的反思和自身实力的逐渐恢复，俄罗斯越来越难以接受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并且对美国不断推动北约东扩的做法愈发不满。从1992年到2022年，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俄罗斯经济规模由16 026.1亿美元上升至47 712.7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五，已成为欧洲最大经济体^①。随着经济的恢复，俄罗斯的军事支出也在恢复增长。从1993年至2022年，俄罗斯军费支出由77.67亿美元增至863.73亿美元，20年间增长了近100倍^②。

面对美国的绝对优势，俄罗斯曾试图加入北约以化解美国的战略挤压，但遭到了美国的拒绝。后来，俄罗斯加强与欧洲的合作以分化美国的战略挤压，但依然难以有效阻止北约东扩的步伐。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上，北约宣布未来将接受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盟，最终引发了俄罗斯的军事反击。2008年俄格战争、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和2022年的俄乌冲突都是俄罗斯反击美国地缘政治扩张的举措，但却被美国视为挑战其地缘政治优势、改变国际秩序的例证。

早在苏东剧变后不久，布热津斯基就告诫美国人，“一旦俄罗斯恢复其内部的凝聚力和力量，最终会使帝国东山再起”。对此，他建议西方与俄罗斯的合作“必须与在前俄罗斯帝国控制的区域内巩固多元化地缘政治的努力相同步，从而使俄罗斯恢复其统治的企图永远不能得逞。因此，北约和欧盟必须确保将新近独立的后苏联国家，尤其是乌克兰，纳入欧洲大西洋联盟的扩张轨道”^③。为了使地理上相对封闭的中亚地区脱离俄罗斯的影响，美国力主并参与建设了从里海到地中海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输油管线。美国不仅支持乌克兰、格鲁吉亚、

^① “Real GDP Growth of Russian Federation”. [https://www.imf.org/en/Search#q=Russia%20gdp&sort=relevancy&f:country=\[Russian%20Federation\]&f:type=\[DATA\]](https://www.imf.org/en/Search#q=Russia%20gdp&sort=relevancy&f:country=[Russian%20Federation]&f:type=[DATA]), 访问时间: 2023年8月4日。

^② “Military Expenditures by Country”.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访问时间: 2023年8月4日。

^③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王振西主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五个国家结成“古阿姆”组织，而且还通过“颜色革命”扶植亲西方政权，以对抗俄罗斯整合后苏联空间的努力。更让俄罗斯不满的是，美国的这些行动并非因其安全受到了来自俄罗斯的现实威胁。美国前驻苏大使乔治·凯南等政治家认为，俄罗斯既无能力亦无意愿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进行全球对抗，北约东扩没有必要^①。在俄罗斯看来，美国的行为只能解释为其对俄罗斯的高度敌意，即要彻底削弱俄罗斯。2022 年 2 月 21 日，普京总统在讲话中指出，美西方推动北约东扩的唯一原因就是不希望看到一个独立强大的俄罗斯^②。

3. 认知层面的秩序性质之争

基于后冷战国际秩序的规范要求，美国不仅要求俄罗斯按照其标准建立起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充分尊重个人自由和地方权力，向国外资本开放市场，而且还要求俄罗斯放弃其在原苏联地区谋求任何特殊影响的企图。正如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俄罗斯必须先经历漫长的政治改革过程，同样漫长的民主稳定过程和更加漫长的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然后不仅在中欧，而且特别在原俄罗斯帝国范围内就新的地缘政治现实进行一场从帝国心态到民族心态的深刻变革。只有在这之后，与美国的真正的伙伴关系才能成为可行的地缘政治选择”^③。

美国的这些要求无论是从俄罗斯的现实国情出发，还是从其大国传统、复兴潜力和愿望出发，都是俄罗斯难以接受的。除了激进自由市场改革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政治民主化改革一度导致严重的街头政治和分离主义，危及俄罗斯的政治统一。针对西化改革带来的混乱，普京提出“有序的市场经济”和“主权民主”概念，强调要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现代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历史传统、现实国情和发展阶段结合起来，反对回到过去的苏联模式，也反对照搬西方模式，主张在确保经济社会稳定的情况下逐步推进政治改革，确保国家的经济主

① “On NATO Plan, ‘X’ Is Wrong Again”. <https://www.nytimes.com/1998/05/06/opinion/1-on-nato-plan-x-is-wrong-again-820989.html?searchResultPosition=3>, 访问时间: 2022 年 10 月 4 日。

② Vladimir Putin, “Address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7828>, 访问时间: 2022 年 2 月 23 日; “Special Address by Vladimir Putin”. <https://cn.weforum.org/events/the-davos-agenda-2021/sessions/special-address-by-vladimir-putin-president-of-the-russian-federation>, 访问时间: 2022 年 10 月 3 日。

③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 86 页。

权和自主发展权利。为此，俄罗斯加强中央政府在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控制，整肃地方分离势力、打击金融寡头、压制反对派、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对外不再一味迁就西方有损俄罗斯安全和利益的政策，坚决维护自身安全空间。对此，美国指责俄罗斯搞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在民主和言论自由方面开倒车，有恢复帝国的企图，并以此作为北约东扩的重要理由。美国学者宣称，“美俄关系的困难完全是由俄罗斯的错误造成的，因为它拒绝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指导其国内事务”^①。

俄罗斯付出巨大代价融入西方秩序的努力未能获得预期的接纳，甚至连国内稳定和外部安全都不断受到威胁。这使越来越多的俄政治精英逐渐认为美西方的主要意图不是关心民主，而是利用俄罗斯的虚弱最大限度地挤占其战略空间，阻止俄罗斯恢复大国地位，并利用民主人权羞辱俄罗斯。随着对美国主导下的后冷战秩序的日益不满，俄罗斯的首要目标不再是融入这一秩序，对其批判也日益公开^②。俄乌冲突爆发之前的2021年年底，普京指出，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是以西方为中心、以一种粗暴的方式强加给世界的，其奉行的零和博弈原则无法与文明的多样性和文化的丰富性相协调，据此建立的世界是不稳定的^③。在2023年8月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普京表示，正是美国试图维护其全球霸权才导致了乌克兰的严重危机。西方国家用他们所说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取代国际法来追求其自私目标，在符合其政治议程的任何时候或他们喜欢的任何时候、以符合其特定利益的任何方式改变这些规则，这实际上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体现——以民主和人权等神圣口号为掩护，以牺牲他国并持续从发展中国家摄取资源来解决自身面临的挑战。俄罗斯致力于在国际法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公正

^① Gary Hart, “Don’t Lose Russia——Letter to Democrats”,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88, 2007, pp. 23 – 25.

^② 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2023年10月公布的最新年度报告中对此进行了系统回溯，参见：Oleg Barabanov, Timofei Bordachev, Fyodor Lukyanov, Andrey Sushentsov, Ivan Timofeev, “Maturity Certificate, or the Order That Never Was”. https://valdaiclub.com/a/reports/maturity-certificate-or-the-order-that-never-was/?sphrase_id=1614355, 访问时间：2023年10月5日。

^③ Vladimir Putin, “Address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7828>, 访问时间：2022年2月23日。

的多极世界秩序，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及其所包含的新殖民主义政策^①。

四 俄乌冲突对未来国际秩序的影响

鉴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俄罗斯都将俄乌冲突视为国际秩序之争而不愿退让，越来越多的观察家认为，不管战争如何结束，世界都不可能回到以前的状态^②。甚至有学者认为，俄乌冲突结束之日，也许就是新的国际秩序出现之时^③。从双方目标和力量对比来看，俄乌冲突不大可能以一方全胜而结束，更可能是某种僵局下的休战。不管具体结果如何，其都将对未来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一）推进构建国际新秩序已成为俄罗斯迫切的现实需求

俄罗斯知名学者、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认为，不是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引发了西方秩序的危机——这些危机在此之前就已存在，但俄乌冲突确实是导致其崩溃的开始。如果俄乌冲突最终导致既有秩序的终结，那么俄罗斯就可以成功摆脱冲突。对俄罗斯而言，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了一项野心勃勃的理念实验：扭转政治发展的进程，推动政治思想从由西方主导回归到基于本国特质和全球视野。与旧的原则相反，新原则强调价值多元化，而不是普世性，强调依赖力量平衡^④。不管俄乌冲突的结果如何，目前的俄罗斯政府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改变其推动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斗争：如果成功实现其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则会进一步增强其大国复兴和构建多极世界秩序的信心；如果受挫，俄罗斯更需要借助对西方主导下国际秩序的批判来弥补自身物质力量的不足，拓展外部

① Vladimir Putin, “Remarks by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t the BRICS Summit Expanded Format Meeting”, August 23, 2023.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2089>, 访问时间：2023 年 8 月 24 日；Vladimir Putin, “Meeting in the BRICS Plus/Outreach format”, August 24, 2023.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2096>, 访问时间：2023 年 8 月 25 日。

② Oleg Barabanov, Timofei Bordachev, Fyodor Lukyanov, Andrey Sushentsov, Ivan Timofeev, “Maturity Certificate, or The Order That Never Was”。

③ 《万青松：俄罗斯不会轻易同意冻结冲突，也不想被“套牢”在乌克兰》，https://www.guancha.cn/wanqingsong/2024_01_19_722714_s.shtml, 访问时间：2024 年 1 月 19 日。

④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贝文力、宋羽竹：《俄乌冲突下的世界秩序、战略安全与俄罗斯国内政治——访谈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

空间。否则，俄罗斯更难摆脱当前的战略困境。事实上，2023年3月公布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将建立公正可持续的世界秩序并促进其适应多极化作为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①。

面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战略方面的巨大优势和集体孤立，俄罗斯唯有诉诸道义力量才能弥补物质力量的不足，并借此激起更多第三方的共鸣。与乌克兰相比，俄罗斯拥有绝对的物质优势。但与乌克兰背后的美国及西方世界相比，除了核武器外，俄罗斯无不面临巨大差距，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很难缩小。有鉴于此，有人呼吁俄罗斯应重拾列宁的全球战略，通过批判西方霸权秩序，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唤起包括西方社会在内的全球大多数的共鸣，从而改变当前的不利处境^②。事实上，普京政府正是沿着这一逻辑展开了对西方主导下国际秩序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多极世界秩序的构想。目前，俄罗斯已将西方主导下国际秩序的斗争界定为独立自主与单极霸权的斗争、自主发展与“新殖民主义”的斗争。这种定位不仅为俄罗斯的政策行为提供了道义合法性，而且有助于唤起其他非中心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鸣，从而弥补自身物质力量的不足。在2022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普京指责美西方的政策是比“掠夺性殖民主义”更加巧妙的手段，就像吸尘器一样从最贫困的国家吸走货物，只留下残羹剩饭。普京强调每个国家都有根据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公共机构的权利。西方运用制裁把自身的意志和行为模式强加给其他国家、试图消灭其主权的行为了构成了新的全球性挑战。要想摆脱这种地位，就必须建立起不受制于美国的完整经济体系和国际联系^③。

①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ерждена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В. Путиным 31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mid.ru/cn/foreign_policy/founding_document/1860586/, 访问时间：2023年9月6日。

② Dayan Jayatilaka, “One Hundred Years after Lenin: The Necessity for a Leninist Global Strategy”.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after-lenin/>, 访问时间：2024年2月5日。

③ Vladimir Putin, “Special Address by Vladimir Putin”. <https://cn.weforum.org/events/world-economic-forum-annual-meeting-2020>, 访问时间：2022年10月3日；Vladimir Putin, “St Petersbur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um Plenary session”, June 17, 2022.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8669>, 访问时间：2022年6月20日；Vladimir Putin, “Eastern Economic Forum Plenary Session”, September 7, 2022.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9299>, 访问时间：2022年10月3日。

为了打破西方的秩序封堵，俄罗斯早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十年就已着手“向东转”^①。对此，俄罗斯学者布拉特斯基指出，以东方崛起为核心特征的全球权力分配的变化，为俄罗斯提供了打破西方世界秩序的替代办法^②。克罗列夫认为，鉴于俄罗斯的跨洲传播、经济及军事能力，其对亚洲的重新定位可能对当前世界体系的力量平衡产生重大影响^③。俄乌冲突爆发后，瓦尔代俱乐部主任博尔达乔夫进一步强调，“转向东方”不再只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要^④。俄罗斯当前的“向东转”与十月革命后苏俄（苏联）将支持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作为打破西方围堵的突破口具有相似的考量。

作为“向东转”的拓展和构建多极世界秩序的重要战略举措，俄罗斯将“全球南方”作为其构建多极世界秩序的力量基础，积极推进机制化合作。2023 年《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提出，要增强“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俄罗斯切实参与的国家间协会、国际组织和机制的潜力并提高其国际作用。在亚太、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友好的多边机构、对话平台和地区协会框架内支持区域和次区域一体化^⑤。在 2023 年金砖国家峰会上，普京强调，金砖国家支持建立一个真正利益平衡和公正的多极世界新秩序，尽可能多地考虑到各国的主权利益，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模式发展，并帮助他们维护其多样的民族文化和传统。赞成在国际法基础上建立多极世界秩序，包括民族自主发展权以及联合反对霸权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权利，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以及基于这一特权地位而实施的新殖民主义政策^⑥。2024 年俄罗斯担任金砖国家峰会的轮值主席，在一个月

① 阮建平、李晓暖：《俄罗斯“向东转”的动力机制、时代背景和实施方式——基于文化身份与地缘环境互动的视角》，载《欧亚人文研究》2023 年第 1 期。

② Maxim V. Bratersky,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s Foreign Policy”.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transformation-of-russias-foreign-policy/>, 访问时间：2022 年 10 月 4 日。

③ Alexander Korolev, “Russia’s Reorientation to Asia: Causes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Pacific Affairs*, Vol. 89, No. 1, 2016, pp. 53–73.

④ Timofei Bordachev, “Russia’s Turn to the East: Between Choice and Necessity”, January 9, 2022.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russia-s-turn-to-the-east-between-choice/>, 访问时间：2022 年 10 月 3 日。

⑤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ерждена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В. Путиным 31 марта 2023 г.).

⑥ Vladimir Putin, “Meeting in the BRICS Plus/Outreach Format”.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2096>, 访问时间：2023 年 8 月 25 日。

的时间里已有 34 个国家提出加入申请，这将为俄罗斯深化与“全球南方”的合作提供机遇。

尽管俄罗斯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需要批评美国的单极霸权秩序，但其很多观点引起广大非西方国家的共鸣，其多极世界秩序的主张也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早就指出的，在开放性和全球性规则的言辞下，自由国际秩序体现的是西方权力主宰和帝国式秩序的更深层次现实，其目的就是为了确保美国的霸权统治地位，为西方世界提供便于权力投送、保护其利益并使其统治合法化的思想和制度^①。作为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伊肯伯里承认，二战结束 70 多年以来，自由国际秩序一直与美国的经济、货币、联盟体系和领导等权力相联。随着全球力量的消长重组，该秩序可能被新的形式取代^②。

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由来已久。只是由于西方的绝对优势，发展中国家改革国际旧秩序面临较大挑战。美苏竞争曾为此提供过条件，但随着苏联的解体，这些历史性条件消失。冷战结束以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持续兴起，改革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的呼声逐步回升。俄罗斯拥有强大的复兴潜力、丰富的大国斗争经验和理论批判能力，其多极世界秩序实践将有助于为国际新秩序的构建提供思想、物质和政策支持。

（二）俄乌冲突将加速西方对自由国际秩序的调整

基于对自身霸权衰落的担忧，美国已将俄罗斯与中国视为挑战自由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由此拉开了对两国的战略竞争。为此，美国希望重振西方联盟体系，重构地缘经济结构，在控制盟友独立自主的同时制衡中俄等竞争对手的实力增长和影响扩大。俄乌冲突为美国加速这一战略部署提供了机会。对此，伊肯伯里认为，在俄乌冲突的众多影响中，最重要的可能是，这标志着历史逆转的临界点——将世界推回到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集团化的方向^③。

通过将俄罗斯塑造为挑战自由秩序的共同威胁，美国逐步重振了西方联盟体

^① Samuel Moyn, “Beyond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Dissent*, Vol. 64, No. 1, 2017, pp. 116 – 122; Samuel Moyn, “Soft Sells: On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The Nation*, October 3, 2011, p. 43.

^② G. John Ikenberry, “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No. 1, 2018, pp. 7 – 23.

^③ G. John Ikenberry, “Three Worlds: The West, East and South and the Competition to Shape Glob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p. 121.

系及其主导地位，大大扭转了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与欧洲的政治对话与经济合作进程，并使北约实现了新的“东扩”^①。在政治安全对话方面，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与西方的大部分政治安全对话机制先后暂停或终结：2008 年将俄罗斯逐出八国集团，2021 年终止俄罗斯与北约的对话机制，2022 年欧洲委员会开除俄罗斯，2023 年俄罗斯暂停《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经济交往方面，借助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大大削弱了欧洲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并通过“长臂管辖”尽可能阻止其他国家与俄罗斯的经贸往来，加剧了世界经济的阵营化。

与此同时，美国还强行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与中国关联起来，并大肆炒作所谓的“亚洲乌克兰危机”，试图在阻止中俄正常交往的同时，为其实施“全盟友”对华战略竞争提供新的借口。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不仅积极推动印太战略的“北约化”，还推动北约的“印太化”，试图形成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牵制圈。在地缘经济方面，以“民主科技联盟”为由通过“小院高墙”“友岸外包”“去风险化”等措施，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主要产业链和供应链之外，阻滞中国的崛起势头。

除了现实利益考量外，美国的上述举措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其长期宣传的自由国际秩序信心的下降，其中很多做法甚至违背其一贯倡导的自由开放市场原则。实际上，近十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也在对冷战后自由国际秩序进行反思和调整。美国战略界和政界不少人认为，为拓展和维护自由国际秩序而推行的自由国际主义政策引发了越来越多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些政策为中俄的崛起提供了条件，但没有实现使其美国化，也没有实现中东等地区的和平转型，还因为经济金融化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和政治极化^②。俄乌冲突爆发前，美国兰德公司就未来国际秩序进行了一个持续系列的研究项目，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受到了来自外部“修正主义大国”和主导国内部的双重挑战^③。作为西方自由国际主义的支持者，伊肯伯里承认，自由国际秩序不仅受到中俄等新兴大国强有力的挑

① 俄乌冲突爆发后，芬兰和瑞典在 2022 年 5 月 18 日同时申请加入北约，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4 日和 2024 年 3 月 7 日获得批准，从而使北约成员扩大到 32 个。

② 阮建平、李齐：《回归还是调整：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关于“势力范围”的讨论》，载《太平洋学报》2023 年第 7 期。

③ Michael J. Mazarr, “Summary of the Building a Sustainable International Order Project”, May 3, 2018.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2397.html, 访问时间：2022 年 10 月 5 日。

战，还受到了自由民主世界本身的深刻挑战。他从对外开放效率与国内社会稳定、主权与干涉主义、开放的多边合作与排他性的政治俱乐部、霸权与对权力的克制等矛盾关系分析了自由国际秩序面临的现实挑战。据此，他建议美国将贸易、市场与社会保障、共享收益重新联系起来，改革国际规则和制度，从而使各国政府能够履行其社会承诺；加强与盟友的合作，建立后霸权联盟，支撑一个改革的自由国际秩序；与此同时，与其他类型的政府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①。

美国最关心的不是国际秩序本身，而是美国霸权的存续，即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更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面对中国的持续发展和俄罗斯的强势回归，美国政府近年来已多次表示后冷战国际秩序已经结束^②。为此而采取的保护主义和强化盟伴合作等做法既是为了应对自由国际主义导致的国内问题，更是为了遏制中俄等大国的崛起而巩固其霸权秩序。但为了对俄对华战略竞争，美国也需要争取全球南方的支持，从而不得不对这些国家的合理诉求作出一定程度的回应。

结 论

俄乌冲突不仅是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后苏联空间地缘政治博弈不断激化的结果，更是俄罗斯复兴大国的实践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俄乌冲突加速了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并相应地助推了国际秩序的变迁。

国际秩序涉及国家间权力和利益的系统安排，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国家间的发展态势是不平衡的，力量消长带来的利益和权力诉求也会相应发生变化，由此导致国际秩序必然会面临常态化的变革压力。国际秩序变迁往往是国际力量对比及其相互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结果。随着冷战结束以来多元力量

^① [美] 约翰·伊肯伯里：《自由国际主义与全球秩序危机》，第 346 ~ 355 页。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 6; 2023 年 9 月 13 日，布林肯国务卿在讲话中再次表示，“现在正在经历的不仅仅是对后冷战秩序的考验，还是该秩序的终结”，参见：Secretary Antony J. Blinken, “The Power and Purpose of American Diplomacy in a New Era”, September 13, 2023.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remarks-to-the-johns-hopkins-school-of-advanced-international-studies-sais-the-power-and-purpose-of-american-diplomacy-in-a-new-era/>, 访问时间：2023 年 9 月 15 日。

的兴起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西方的霸权国际秩序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当然，全球“东升西降”的态势尚未改变“西强东弱”的现状，在可预见的未来，西方在全球军事、经济、科技、政治和安全等方面还占有不可否认的优势，国际新秩序的构建将是一个长期尖锐的斗争过程^①。2024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报告提醒我们，全球主要国家都认为现有国际秩序在绝对收益分配上是不平等的，并对此越来越感到不满。但各方不是通过改革现有国际秩序使其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而是采取了相反的方式，最后可能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陷入“双输局面”^②。

从根本上讲，国际秩序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平衡各国的安全关切和发展权。在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共同挑战不断涌现的时代，各国日益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未来世界秩序不应该是哪一个国家或集团主导，而应由多元力量共同参与推进。在这一过程中，尊重各国的领土、主权、安全、文化传统和自主发展，平等协商，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应该成为更加坚实的共识规范。不管动机如何，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秩序竞争客观上将为全球南方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提供新的历史机遇，从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促使各方最终回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上来。

(责任编辑 聂侯诚)

^① 2022 年 10 月 27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尔代俱乐部的年会上表示，世界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目前可能是二战结束以来“最危险、不可预知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十年”，参见“The President Took Part in the Final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Meeting of the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9695>，访问时间：2022 年 10 月 30 日。与此同时，美国在 2022 年 10 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宣布，未来十年是设置与中国战略竞争条件、管理俄罗斯威胁以及应对共同挑战的“决定性十年”，参见：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p. 12 – 13.

^② “Lose – Lose?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4”.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assets/01_Bilder_Inhalte/03_Medien/02_Publikationen/2024/MSR_2024/MunichSecurityReport2024_Lose-lose.pdf。访问时间：2024 年 2 月 26 日。